莊子通

莊子通卷第一　　　　沈一貫註

養生主第三　　　　內篇

人所貴於天地者豈非生耶苟無養生之主生何由生養生必資於知而知不足以養生也故稱神焉稱神尚有我而實非我能養生也故稱天焉彼日夜相代於前者生所由來而不窮者也故以火傳終焉不過於無窮之說而曰吾有以養生何有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

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務知其所不知豈知知不可以言道而更爲道累也故莊子屢從知字發論一則曰小知不及大知一則曰庸知吾之知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一則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中道天者知之盛也一則曰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故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於無爲謂三問而三不答儵忽鑿而渾沌死喫詬失而

象罔得凡以明眞知之不知也其詳見齊物論矣
夫生者體之寓也知者心之靈也倀倀迷方趨死
近矣生豈不貴知哉使其靈明內朗不滯不留何
惡於知而世之人每每務巧利便徇物無涯以藐
爾七尺之軀而營四海九州之養以忽然百年之
景而圖萬世無窮之安好勝不已取物大弘卒之
不量力而舉萬鈞者有絕脊之虞不度德而鬭萬
事者有咋舌之痛豈非以有涯隨無涯而殆者邪
彼方且賈餘勇之末試悲前事之未工不鑒覆轍
而多爲知以救之此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滋多

無益更益禍耳故曰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欲免爲知之害甚惟反一無迹深根寧極而待邪道德之先本無善惡善惡之名起於有爲有心爲善則名必隨之矣有心爲惡則刑必隨之矣吾無思無爲順物自然而不起心以有爲則善非吾善固不近名惡非吾惡亦不近刑善惡兩忘刑名雙遣順一中之極處眞常之德養生秘旨盡於是矣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人倫日用無施而不可也督中也禪伯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本來面目貴在於不思非謂善不可思也莊

于明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所貴在於不爲非
謂惡可爲也善且不思不爲而况於惡乎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句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爲音位踦音几砉騞倶音畫砉若皮骨相離聲騞破聲中去聲下同桑林宋舞樂名經首咸池樂章名也譆音熙歎聲好去聲批擊也郤音隙間導窾音款空也肯苦等反著骨肉也綮音磬苦挺反音啓結處也軱音孤大骨也更平聲硎音刑砥石爲止爲遲爲音位謋音畫躊躇音籌除

[illegible]解因施巧凡手足肩膝所至之處
機無虛發者鸞刀一奏而全牛立解雖音響節奏
之間亦與宮商雅合殊可聽焉此何技哉此直寄
道於技耳蓋物各有理理者天生自然之脈絡也
理則有其間隙與孔竅之處蕩蕩若大塗未見其理
所見皆牛而已既見其理則目中但有輳輻百物
以成一物之狀安得全牛此非以目遇以神遇也
故曰不用而司察之官廢獨以神力運刀縱心而
往依乎天理無所橫絕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使離
有竅之處因而導之使殊妙技所游未嘗經於小

小窒礙之處而況於大軱骨之所乎彼善庖者猶歲一易刀不能無割故也衆庖則月一易刀中骨而折故也獨吾刀十九年而刃之銳如新出於礪何哉則以牛節疎濶而有隙既如彼刀體銳薄而無厚又如此以無厚入有間綽然有餘地矣刀何由損雖然吾豈忘戒懼哉心手雖熟而毋遇牛理交結之處亦未敢易而忽之也常爲之怵然注其目徐其手精思而慎發於是微運其刀而巧施其技謋然骨肉兩離而刀踪亦不顯若聚土然至是而後吾所謂因其固然者始無遺憾牛畢解矣吾

提刀而立高視四方亦從容閒豫而自得其得也
乃善拭吾刀而弢之以寶其鋒焉夫刀可養若此
生可知已故曰於庖丁之言而得養生之術也何
以言之蓋心有天游而無幾微障礙之處其爲隙
與竅也大矣養生者未見真性是以觸處皆境而
觸境皆礙既見真性則境無非性也於是心有靈
機而眼無諸礙常游刃於虛空之中細惑尚不染
而況麤塵能爲之累哉彼初機之士未證真空則
日月至焉而不能無退輪善養生者心心相續化
化相乘雖復參涉萬境而真常湛寂與天之初乎

我者不異蓋境空則外猶有節之牛智空則內猶無厚之刄以空遇空無往而不閒暇矣雖然人惟無涉境易耳境又惟順易耳苟紛紛盤錯之會變態姚佚之鄉與接爲搆何容易哉至人於此未嘗不怵然戒堅然忍默然運用而曠然成不建之功使天下用而不知過此則境知盡忘能所雙泯是以韻高德遠逍遙埃𡏖之外而六通四闢於帝王之道至人方且光而不耀善藏其用而莫測其所以然善養生者如是哉此至真大士之游非獨寶精惜神區區一山澤之癯而已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與平聲

介者偏特也右師被刖而偏足本人刑非天使也因公文軒之譏乃反其言曰天也非人也何也人之貌皆兩足而吾獨一足此天之生我使獨也智非不能衛如命何哉蓋否泰窮通定乎冥兆知之所無奈何矣若必欲兩存其足而敝敝焉隨而謀之則心神困於內而形骸斃於外所喪豈直一足乎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啄陟角反蘄音祈王于況反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飲食如此其艱也樊中之飬水穀自足無待於十步百步之求也然雉處此不處彼適其天也藉令處樊而神可王猶弗善也況反性逆情而神卒不可王何願於樊中哉郭子玄曰山澤之雉適而忘適神雖王而不覺其爲善也亦通顧與上文不相蒙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聃音耽 號戶羔反 少去聲 樂音洛 縣音玄 解音蟹

方內之人有弔且號之禮方外之人直當倚戶觀化而已乃秦失與老聃俱游方外而弔且號是以起弟子之疑也秦失曰始吾以爲治喪者老子徒也而不知其慟若此則非老子徒也或哭之如哭

其子或哭之如哭其母彼其執滯凡情妄見生死而不自知其哀慟之過是乃逃遁天然之性背違固有之情忘其所受之分而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也夫老子之生適爾來生時自生也老子之死適爾去死理當死也玄通合變不厭其生不悲其死安時而處順哀樂無所措其間矣古者謂之帝之縣解蓋有係為縣無係為解有生有死為縣無生無死為解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彼方偃然寢於巨室而嗷嗷然哭之是非老子徒也弔以方內之禮不

亦可乎、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指盡前薪而火未始其盡也、火火相傳、萬古不滅矣、大化日往而亦未始其盡也、化化相續、不舍晝夜矣、彼以天地爲大爐冶、元氣爲薪而生、爲火、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郭子玄曰、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此亦其道之一端也、非莊子本意也、

人間世第四　　内篇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雖復至人豈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哉人間之變無窮而至人以其無窮者待之故不嬰其患也又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讀養生主與人間世者當知之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行下孟反瘳平聲治去聲

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不以社稷為重而輕以喜怒臨人不見其過不自知其非也輕用民死不惜民命輕投之於死地也死者以國言多也量乎澤死則舉而投諸澤藉數若干人但可數滿澤者若干澤猶史記所謂用谷量馬牛也若蕉猶草芥也民其無如無如之何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治國無假於匡扶亂國須資於拯濟也思其則欲救之法也

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譆音熙夫音扶暴音僕知之音智下同盡行下孟反矼江若反彊其兩反惡烏路反菑災同

道不欲雜雜則事緒繁多多則中心擾亂擾則憂患四起是以百醫守一病適速其亡而不能以少閒也故至人不求之人而求之巳若存於巳者未定使是非喜怒勃戰於胸中而欲救暴人之失暇乎以暴易暴理之所難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常起於矜名知之所以横出者常起於爭善名者相軋之物此善則彼惡此廉則彼貪名士相傾其常態也知者相爭之器此低則彼昂此勝則彼負兩知共鬭必無俱生矣名與知豈可盡行乎以囘之賢吾固知其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萬萬不爲矜名

顯知之行而衛君未汝知也未汝知而彊以仁義
繩墨之言述其前彼必謂汝顯智而要名也毀人
而自成也且與汝爭善矣夜光之璧以闇投人鮮
不按劒起矣其名曰災人災人者必反災之汝殆
爲人災矣夫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
順應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故德音發而
天下嚮會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嚮迕也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
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

求名之日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惡去聲惡用音烏熒音營下遐嫁反傴紆甫反拊音撫擠子禮反陷也好去聲

若衛君能悅賢惡不肖則賢君也有賢君患無賢臣乎衛多君子矣將焉用汝而求有以異故世治

則賢者無奇世亂則奇不可用此君子所以貴善藏其用也衛君既不肖矣汝唯無言言則將以南面之埶乘汝而角其捷以不肖之人加以南面之威而逞其不根之辯萬鈞之下無不摧壓者雷霆之際無不辟易者斯時也爾目將熒眩不能以正視矣色將平下不能以莊嚴矣口將營救自圖免禍之不暇矣容將形見鞠躬擎跽無不至矣五色無主七情爽惑而心且釋已之所操以成彼惡矣然則汝之未始見衛君也此一水也一火也汝之既見衛君也賢者猶撓而隨之滋其無忌憚之心

而甚其未來之惡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使淫淥
彌增而虐焰逾烈也自汝入衛而更滋衛人之毒
人之順其意而長其惡者始無窮矣蓋未信而諫
言雖厚必且以為薄己也汝殆死於暴君之前哉
昔龍逢比干之忠而見殺者何也蓋此二臣者誠
欲脩其身而無使得罪於名教拊其民而無使得
罪於公論必以其顯諫明諍而拂其主上之心桀
紂曰汝為人臣而不與君同心專務沽名賣直黨
下攻上吾不可以忍汝是以見殺夫人臣而有勝
君之名則君不堪賢者而有勝不肖人之名則不

肖人不堪犯此兩不堪而欲免得乎何獨桀紂皆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此四國之所以亡者以其用兵不止而求利無已圖霸王於天下故也然則貪名利者堯禹猶不勝其惡而況其他乎蓋稱人之惡居下而訕上徼以爲知訐以爲直不孫以爲勇本聖賢之所惡亦天理人情之常也知其爲天理人情之常而處之有道斯可以游於人間爾

胥敖二國名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

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
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訾其庸詎可乎惡惡皆音烏下同訾音紫
顏淵曰吾端肅其儀而虛巳以待勸勉其詞而誠
一不二庶幾正巳格物之事其可乎子曰未可也
夫端肅其儀則陽氣充溢於外而揚揚甚高神采
渙而不定在常人見之不敢違耳能服人以氣不
能服人以心也而自以爲是因按抑人之所感以
求盡其言而快其心謂之小學日漸之德且不可
而况於大德乎吾想衛君必將執而不從欲其外

合而內不毀歡然以相遇也詎能哉老萊之告仲尼曰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老聃之告陽子居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列禦寇之對伯昏無人曰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皆此謂也此類不疑所以師董梧而鋤其名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也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上時掌反蘄音祈讁音責大音太諜吐頰反安也夫音扶

顏子不得其說復設三條以請教一日內直言內心質直不蔽天眞帝王之與凡庶均之天所生也理當大同善無彼此而安得妄自封執以求人之

我善與不我善孰若嬰兒之直往固無失已亦無
取人之惡此一事矣一曰外曲言外形委曲隨順
世間若擎手跽足拜伏曲拳此人臣之常禮吾亦
與世隆汙爲之可也人必不我疵也此又一事矣
一曰成而上比言守成說而比古道也吾之言雖
實教讁之矣而非我教讁之也據經按典諷詠以
諫稱古人之道以教讁之也如此則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爲戒雖直不病此又一事矣如此其
可乎仲尼曰惡乎可當理無二而廣設三條汝之
法大傷冗繁亦不安恬矣雖幸無咎僅自守耳而

胡可以化人化固未易言大化密移使人不[illegible]

潛化然後是聖賢作用今汝須作教方思慮可否

猶師心者也師心胡可以及化哉其言雖教適之

實也一句讀政法猶云法度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

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

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

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

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齋側皆反下同語去聲易去聲皞胡老反茹音汝葷許云反以有心為之者任其所之而無非人以無心為之者任其所之而無非天故曰易之者皞天不宜不可以得道也心齋者齋不齋之心以歸之於大齋入寂反虛冥符獨化夫五官之用惟聽為寂而今其所為聽者無以耳而以心又無以心而以氣局為而無聽之以耳耳止於聽而已此靜境之最粗者也又局為而毋聽之以心心止於符而已雖與道合而猶未冥絕靜而未定也至於聽之以氣則遺耳目去心意外物都絕而天機獨存寂泊忘懷

而待物自應此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道體全矣
然夫子猶曰惟道集虛而未遽謂之道者猶老子
之教南榮趎也道未易言哉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
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
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

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幾音雞易音異爲去聲知知上知音智闋音闋空也夫音扶徇辭俊反使也知音智散蘇簡反德不及聖王爲散

顏子舍悟聖人之教因復於夫子曰始回未稟心齋之教則內心封滯在我無非回者一稟心齋之教而形迹洞忘不知其有回也此可謂虛乎夫子曰心齋之妙盡是矣吾爲汝言游衛之方若能不執不滯無固無我雖游其藩籬之中而不與之爭舍道合則應機而設教不合則斂跡而藏神譬夫

宮商之鳴，必應而無迹，使物自來，不開門而延彼，使人自和，不爲藥以治病，處心於一無所營，有感始通，不得已而後起，若是則庶幾其可矣，人惟逃於深山大澤，絕迹世間，則易耳，若猶在世間而時行時止，絕無轍迹之可尋，此爲難事，故無爲而虛寂則易，有爲而善應則難，無言而拱嘿則易，有言而中節則難，大凡周旋於人道之中而事求可功求成者，此則爲人使而易以僞，若純是德性用事而前無將，後無迎，此則爲天使而難以僞，爲天使者，以無爲爲，以無言言，以無知知，猶之以無翼飛

者也不絶迹而行地者也可不謂難哉苟能如是則無往而非吉祥善事矣彼鑿戶牖以爲室當其虛闋之處天光入而明白生焉至人端凝寂靜而止於其所此其心中虛闋㘣蕩然有天游矣而天下之吉祥善事豈不隨其所止而止乎若夫心無所止不勝膠擾之多者此之謂形坐而心馳神明之所不居也烏得不嬰人閒之災害邪徇猶徇地之徇安撫之意也夫徇耳目使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五官不眩於聲色方寸又蕩於太虛萬靈畢歸千眞並會雖鬼神猶來舍之而況於人乎是萬物

變化之原也是千聖之所樞紐而奉之以終身者也而又況其餘者乎持此道以應世庶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行舍藏觸機則應不爲時亦不失時不以無心忘天下亦不以有心迎天下若春秋之於萬物噓之吸之而栽培傾覆不容其心應物無迹已事而人弗知此所謂無翼飛者也入則鳴不入則止者也無他無起心爲善之迹故爾非天下之至虛其孰能與於此李元卓曰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

是百骸和合而幻生爾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横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邪不然厭擾而趨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顔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

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

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

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

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

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

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

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

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

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

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

顔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至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巳至乎夫即妙而覿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妄也即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眞怒劈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眞而此僞乎道無眞僞顔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揖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余既錄李元卓論而題其後

曰忘仁義者不壞仁義存壞仁義之心者非忘仁義者也忘禮樂者不壞禮樂存壞禮樂之心者非忘禮樂者也忘支體聰明者不壞支體聰明壞支體聰明者非忘支體聰明者也掃形相之論則貴忘掃忘形相之論則貴忘忘掃貴忘忘之論則貴不忘人知無無之愈於無無而不知未始不無之為至無無也嗚呼此大乘之秘藏矣又孰知為吾聖人之雅論哉惟為吾學者不能無滯於形相而彼得以忘勝之不知徒忘之與不忘一間爾元卓亦了是否歟雖然吾之談亦補元卓之不足爾無上

事而獨以吾言爲信又知道者之所訾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凊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葉音攝使音試語御

[illegible]公下同靑七性反與音余

葉公曰王欲有求於齊托我甚重弟恐齊人空報吾禮而不急應吾求也夫匹夫抱區區之鄙志猶不可强而況諸侯乎吾甚懼焉昔夫子嘗語我曰天下事無論小大鮮有以無道而樂成者齊事若不成王必謂我奉使無狀怒我罪我不免人道之患矣齊事雖成吾必智勞而力竭戰喜怒於胸中而結冰炭於五藏病且見侵不免陰陽之患矣或成或不成而皆無患惟有道有德者能之吾生平自奉不過粗糲之食爨人雖執熱而未嘗有凊涼

之心吾心之凉可知矣乃今朝拜詔而夕飲冰盖任大憂重驚惶熏灼而頓改吾初也則爭脩方始而已有陰陽之患儻事不成又有人道之患二患并兼吾胡堪此夫子其幸來示焉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子其行可矣夫音扶樂音洛惡去聲

天下有大法戒二一曰命一曰義子之愛親從天性中來命也世間萬事無以易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臣之事君以人合者也義也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無往而非君也雖欲逃之將焉逃乎是以事親者知命之不可解而惟親是從無敢擇地孝之至也事君者知義之無所逃而惟君是從無敢擇事忠之盛也若乃自事其心者亦有道焉知命之不可奈何而惟命是安雖哀樂迭至於前而

吾心自若德之至也既已爲人臣子則奉職爭命而忘其身有所不得已矣何營營以生死哀樂涸其胷中哉子其行可矣此先破其慄懼之心下則教以懽成之道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夫音扶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樂音洛行下孟反喪息浪反易去聲核幸格反與與夫並平聲

凡交近則易親可相服以情遠則難接必相信以言言必賴人傳之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最難也人情喜心勝則言有餘美怒心勝則言有餘惡凡言有餘於喜怒者盡妄言也妄則聞者必且以爲誕而漠然不信於是乎委罪使者而使者殃矣故法言有之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庶乎全常者眞常也情實也論必宣而浮華之言可略也經常也據理之言必達而倍鄙之談勿存也居常也平素之意宜悉而臨時之增可已也審應於玄黃之交折衷於詳略之際奉使專對信其難矣且

夫以巧戲較力者其初未嘗不明相歡謔也惟鬪心勝而恥其不中不至於陰謀潛害不已蓋泰甚則巧有餘而多奇故也以禮序飲酒者其初未嘗不獻酬拜起也惟酒力勝而湛湎淫泆無復尊卑之倫男女之序矣蓋泰甚則樂有餘而多奇故也凡事亦然始未嘗不諒信而常終之於鄙薄始未嘗不簡易而常卒之以多事皆泰甚有餘而多奇之過也言者風波也虛相扇動而易起若風之生波動之易而靜之難者也行者實喪也實有指着而易失非空言之所酬也危之易而安之難者也

無鼓其風波而必求有以實之斯爲可賤之言足以固兩國之交結兩主之歡矣凡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以巧言無實與偏辭失中之故譬之獸然蹴之必死之地則意急情盡怪鳴橫嘶氣息勃烈於是咆哮搏噬而不可制蓋剋責過甚而不開一面之網是以執窮而攖逆應之以不肖之心而不知其所以然此物理也故君子不强人以不欲不苦人以所難從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不以巧言偏辭激人之忿而起天下之風波苟爲不然吾不知其所終矣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其常言可也

[illegible]成任其自成可也增設語言過其本度皆之類妄也遷令勸成殆矣夫使所以行成也豈不願成顧美成有時非我所能強譬之嘉樹不可以一朝成須久乃可強而成之則勸成非美成也吾強而成之甚難人順而敗之甚易是故不免於悔吝而不給改也可不慎與是故君子不持心以強物而乘物以游心不執中以好事而託不得已以養中吾爲子計惟任齊之報以報子之君可矣何須作意以圖報乎子方以爲成難吾直謂致命難耳致命者哀樂不易施於前而安之若命傳其常

情無傳其溢言無遷令無勸成而已言之若易固
甚難也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大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
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
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
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
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

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
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
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其知
音智町徒頂反畦音兮町畦埒也勝音升幾平聲
爲去聲夫音扶矢屎同蜄市軫反蛤類溺奴弔反蚉
音文虻音肓拊音撫

顏闔曰夫蒯聵天與凶德者也縱其無度禍將及於國約之軌制則禍將及於我察物之智偏明而照躬之心獨闇富有不善之才而難與爲善者也傅之奈何伯玉曰吾聞存諸身者未定不可以治人正身要矣正身之道有二身則宜就而不宜逆以順相從可也心則宜和而不宜同以義相濟可也然此二術猶有患未盡也就而順從可在於外而不可入於內入於內者謂靡弱不植而與之淫比也和而義濟可在於內而不可出於外出於外者謂浅露不藏以自顯伐也正形就而入遂與之

淫比則危不持顛不扶必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淪胥於溺而已此非所以處已心和而出不免於顯伐則我有沽名賣直之形必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因吾脩而擠之矣此非所以處人故皆不可彼若無知如嬰兒又若鶻突無町畦又若簡脫無等威則子亦和光同塵且與之俱徐而達之以入於無疵優而游之使自趨之厭而飫之使自得之若善醫之治危疾從而治之慎勿明諍顯諫而若其廉隅圭角之形使其駭而異之小則颺去而不親大則决起而不馴以反危爾身也汝不知螳螂

乎盛其氣以當車轍而不自知其不敵此積伐其才美以犯之者也汝不知養虎者乎與之以生物則動其撲殺之怒與之以全物則動其決裂之怒虎本善怒而吾又不免於怒之禍之招也故不敢與之以二物而又察察其饑飽不失其飼養之節以達其怒心於未怒之先故雖猛亦馴則以順之之道制之也凡不免於死者皆以逆之之道制之也列子此下復有云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此皆名言又不見養馬者乎以筐盛矢

以蜄盛溺愛之、非不至矣、偶有蚉䖟諸螫僕僕然
羣聚而上緣、於是恐其為患而拊之、拊之、誠是也
顧卒然出馬之不意、則非其時矣、於是馬驚奮決
破銜絕鞿而身不免蹄齧之虞焉、豈不識圉人之
素愛已也、而意方出於驚、則盛怒之下、曩昔之愛
蔑如矣、人情盡然也、可不慎邪、故與不肖人居者
毋感其名、毋以氣與之爭、毋遽奪其故習、亦無縱
其故習、毋嬰其怒、毋乏其欲、毋驚其不意、毋使其
怒而忘愛、因而成之、默而移之、多方以救之、久而
安之、庶乎可、雖然亦無用大多政法而不諜、惟乘

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盡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絜戶結反散蘇簡反下同㒕亡言反見音現女音汝惡音烏夫音扶柤側加反柚音又蓏力果反掊普口反幾平聲下同覺音教診直信反詬音吼許候反

其大蔽牛下疏有數千二字散木閒散無用之木也樠脂汁出也文木可用之木幾死幾見伐也言予求無用久矣而人猶謂予有用數來畢睨瀕死矣乃匠石始明言我之不才以全我生而爲我之大用使我而有用於世見伐久矣烏得有此大邪且我汝皆物也汝非物物者奈何物我爾謂我爲散木而不自知巳爲幾死之散人夫幾死之散人惡能知散木哉匠石以不才無用爲散櫟以才有用爲散謂汝炫才矜世鄰於夭伐則幾死之散人耳豈知我無用之爲大用乎故曰惡知散木以戲

匠石也匠石占其夢弟子曰櫟之意既取於無用矣而何以爲社哉不既有用乎嫌其以社爲榮也曰汝慎密莫妄言櫟非擇社而處之亦偶寄於社耳彼方以社爲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假令櫟不爲社豈近剪伐之害乎且其所保與衆人異衆人保有用之用而櫟保無用之用不可以常義論也汝以社譽則以常義譽之耳不亦去之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乘音盛芘庇同藾賴同夫音符拳捲也咶音視食紙反嗅許救反酲音呈

所藾即結駟千乘也大木之隱覆多能庇之焉軸解如車軸之開解酲病酒也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

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上上聲狙音疽七餘反杙音易環八尺爲一圍麗如字禪音善解古賣反

荆氏地名地宜此三木皆中材用也杙橜也以繫狙獮猴者高名之麗富貴家屋棟也禪傍棺之全一邊者解巫祝解除者顙額亢鼻高鼻痔下病古有以人沉河而祭如西門豹事可見巫祝以爲不祥而不知全生之爲大祥神人之所貴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

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會古外反、撮子列反、髀音陛、挫子臥反、鍼執金反、繲佳賣反、餬音胡、筴音甲、又音狹、

疏名其人、支離殘病、頤隱至臍、肩高出頂、會撮髮髻、古人髻在項後、支離低頭、故指天、五管臟腧也在背、支離傴僂、故向上、髀股骨爲脅者、攣縮而迫於脅也、挫鍼縫衣、治繲浣洗、筴小箕、其鼓箕播米、足供十人食也、攘臂其間、恃其無用而不竄匿也、有

常疾不受功不任役也徵役則不與病者粟則
頭支離其形者猶免人間之害而處常美之實如
此況支離其德者乎知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
三光而歸明於昧推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
勝力之大有不可思議者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之無用之用也

接輿陸通以鳳比孔子也天下有道則聖人因而成之無道則聖人獨可全生而已以今之時而能獨免於亂世之刑者上智也矧欲挽而回之乎福輕乎羽德輶如毛也福易舉而莫之知舉禍當避而莫之能避畫地而趨其迹不可掩矣臨人以德招招乎與人爭鬪此其取禍必矣迷陽猶亡陽也言當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毋自表見以傷吾行也

又當委曲其行毋直往以傷吾足也〇有用則與
彼爲功物無用則自全其生割肌膚以爲天下天
下存而我則亡況亡我而無益於天下乎夫曲轅
之樹商丘之木白顙之牛亢鼻之豕皆以支離其
德而爲無用之用此莊子所以取於衰鳳之歌也

德充符第五　内篇

德盛於内而形於外若合符契顧至人體妙
虛玄游大無之境眞應無應混然大同若老
子之所謂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若嬰兒之未孩若愚人之心異於人而

貴食毋者則孔德之容也堂堂皇皇非其所

貴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兀五忽反
駘音臺王于況反覆音福

刖一足曰兀王駘與孔子分魯而教而實無所教從之遊者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而足也此甚異矣果何人邪孔子曰王駘聖人也吾亦欲往師之直後時而未往耳夫人莫大於死生而王駘不爲之變雖天地覆墜亦不失其故吾審乎至眞而不與物遷以命視物而守其宗本者也蓋不流徇於萬物之顯迹而獨冥會夫造化之本初宅心於芴漠之區執樞據極以臨萬末彼末有遷移而本惟

靜定近而物感之紛錯遝而天地之成壞與吾幻體之死生皆靜定之一感樞極之一運耳何足嬰其毫末哉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喪息浪反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若以分別想視道豈直楚越之爲楚越雖肝膽同生猶分臟腑矣若以無分別想視道則我無物物無萬直一而已夫既謂之一

矣則耳如目目如耳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安知耳
之宜聲目之宜色又安知耳目之宜何聲何色廢
耳目而任心廢心而任知都忘所宜混然大同而
已故遇境觸物第見其一而不見其二第見其得
而不見其喪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
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刖以纓弗其心也
常季曰彼爲巳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
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
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

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爲去聲夫音扶要音腰一知音智假音遐

常季曰彼王駘之道不教不議惟觀照良知以得其心而使之虛夷澹泊以虛夷澹泊得其常心而使之循久不渝至無奇也爲已而已無及物之功也物何爲羣而從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故知衆動不能止一物而一止能止衆

物受命於地者唯松栢爲貞冬夏長青青受命於天者惟舜爲貞故能正衆生王駘得其常心止矣正矣而爲物之所聚不亦宜乎幸能正生言其無異術以應上文爲己之意言舜幸自能正其生爾而衆生即隨之以正成聚成邑以至登庸不能禦其來也獨舉舜者爲其於聚人義尤切也夫王駘之爲己也保完本始而不懾於物者也試舉保始之徵與不懼之實言之彼勇士奮臂一呼而雄奪九軍之氣彼獨求名而能自要者耳且猶若是而況綱維兩儀包藏萬物第以六骸爲寄寓耳目爲

假象外形而任知、外知而獨任其一知惺惺一點靈光、萬古不滅不變、若而人者不爲物所聚哉、彼且待日之至而遥、與輕舉、以去人間爾人則自聚也、彼何心於聚人乎假讀作遐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
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
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
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

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説音悦處上聲羿音詣彀音遣中地不中並丁仲反怫音佛索色百反蹵子六反更平聲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子產執政不宜與刖廢罪人同行也。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之所也子矜子之執政而求處人先。子之心有執政者也鑑有塵則不明。心有執政則過。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出言若是小矣子產曰子既刖矣而猶欲爭善子雖有德而闕處終不可補。何猶不自反邪申徒嘉曰凡人自陳過狀飾辭强辯以為不宜亡者多默然

亡言省諐悔過以爲宜亡者鮮予欲我之自反予則不自反矣夫人之生死與夫形之全毀皆命也知之所無柰何也譬夫羿之所射皆中地也游於其彀中鮮不免矣萬一有免焉非羿有拙亦命不死也若不免於弓矢而志傷神困自恨其爲謬免於弓矢而志揚意得自矜其爲巧皆非達命之情者也我以命而偶遭其一鏃予以命而偶逃其彀中我奚以見少而予奚以見多昔吾未達於命之說未嘗不怫然於人之笑我也及遊先生之門達於命之說則㦬然反其常矣不知先生之說我以

善邪我之自反其情性邪吾與先生遊十九年矣

而未嘗知吾兀子今與我亦游於形骸之內耳而

猶以形骸求我是未達於命者也豈不過乎子產

遽謝過曰子毋乃稱不俟言之畢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

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
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
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
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
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
天形之安可解見音現夫天音扶下夫無同行去聲語去聲蘄音祈諔尺叔反詭音癸幻
滑辦反桎音質梏音穀
踵以刖故行以踵也尊足者性命之真也
刖一足未虧其德雖盡棄其百體亦未虧其德而
尊足者胡可不務全哉賓賓恭勤貌蘄求也諔詭

倫奇譎也械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方外之人以名教爲桎梏也夫旣以名爲教矣行則影從言則響隨陳迹旣與兆眹斯起非爲名而終不免乎名自然之埶必至之理也其孰能解之哉影響若形聲之桎梏也天然刑戮不可解也故孔子他日亦曰丘天之戮民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

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駘音臺它徒何反處上聲下同知去聲期音基氾浮劒反樂音洛

惡人醜貌人也望慰人之望也知不出於四域無知也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女子交從之也有意乎

其爲人覺其有遠慮也傳國以爲相也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至人天情大定寵辱不驚無心於受而不得不受故悶然淡漠而後應本以爲辭而心無滯固反若氾然嘗辭而非真辭顧其寂寞塵外之心素著於物而純白不滓之意默動於人故魯君以必授之政爲醜而不敢追猶史記趙王以公子無忌退讓口不忍獻五城之意故無何而竟去使人思之不已舉魯國無可樂者誠信之著於人如此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使去聲㹠豚同眴音舜瞬同翣所甲反送死翣也取音娶復去聲

豚子之乳於母非愛母之形愛其使形之神爲己類者母死則神亡而非己類矣故頃之皆驚散而

走矣翣者飾武之具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屨者屨足之具刖者無足屨將安施皆無其本矣神者人之本也無神何以動物哉爲天子之諸御必求少女之未飾者與少男之未動者爲其形全也全形猶貴之而況於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之政惟恐其不受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死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

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皆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譽音余知音智滑音骨郤音隙離去聲

此一條是莊子學問之大宗千言萬語總出於此才貴全德貴不形何謂才全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二儀雖大萬感雖多而皆事理之變化天命之流行㝠之不停推之不去逝者如斯日夜相代於吾前適與之遇則雖聖賢鬼神絕力至智而弗能違也誰能測其所由始哉故不足以滑亂至人之天和不可以經涉至人之靈宅和樂閒豫四通六辟而不失其兊悅之常彼日夜相代於前而不停吾亦日夜自適而無隙物來斯應與之俱春未嘗爲時於心而煦煦以生之物接則時生時生則事起其機在接而不在我也故天降之才不爲物所戕賊善應而不應不應而會

德是之謂天下之全才何謂德不形天下之至平
者莫盛於停水可以爲法雖大匠取正焉謂其內
保真源而外不蕩於波流也惟德亦然內保其成
而不虧其真源外和於物而不蕩於波流非成和
其就能脩之以此脩德而安事於形暴惟不形暴
則爲真脩爲真德物自感動而不能離也於是哀
公聞尼父之談至人亦遺形骸忘貴賤稱德友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闉音因跂音企脤音脣說音悅下同說之音悅脰音豆甕音盎癭音頴

闉曲也闉跂支離謂攣曲企踵支體坼裂也脤脣也盎盆也甕盎大癭癰癭病頸大如盆甕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此二人者窮天地之陋而俱能建德體道遂使齊衛二君愛而忘醜顧視全人之頸翽細小肩肩不入於目也故德有所長則形有所忘猶非誠忘者也忘形易忘德難何謂忘形易生相憐死相捐故忘形易耳何謂忘德難妄病易去真病難除人有德而不能忘則外滯已有德而不

能忘則內滯故忘德難人不難忘其所忘而難於忘其所不忘忘所不忘者此謂誠忘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知音智孽魚列反惡音烏斲陟角反喪息浪反鬻音育食音嗣謷音敖

聖人游於自得之塲放之而無不至以知識爲禍
孽以繩約爲膠固以有德爲迎接以工能爲商賈
不是貴焉聖人曠無思謀何以知爲樸無雕琢何
以膠爲本無所喪惡乎貴得亦無所賣惡乎貴商
此不謀不琢不喪不貨者天之所養毓我者也天
之所養毓我者天之所以飲食我者也既受食於
天有餘饜矣又惡用此多事爲哉故其形人也情
非人也形與人同故與斯人之徒爲羣情非人也
故斯人之是非不得加於吾身形則人也故眇乎
七尺之軀猶之人也情非人也故謷乎不可制而

獨成其天也鬻養也謷言志遠貌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惡音烏下同好惡並去聲瞑音眠又如字選宣絹反

惠子因莊子雅言無情難之曰人本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有情而後有生無情則無生矣何以為人莊子曰人生有貌有形貌者道所與形者天所授形貌既全矣惡得不謂之人故有生即謂之人不必有情而後謂之人也盖人之手足耳目心皆形貌也無非天所授無非道所在也因而用之人理盡矣顧人知手足耳目之無情而不知心亦無情知手足耳目為心之所使而不知心非心之所能使皆天也道也無情而任天故手自持足自行居不知所之行不知所往心慮而形用然設

貌與形全即謂之人不待有情而始謂之人也郭子玄曰有情爲離曠而弗能也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爲賢聖而弗能也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雖下愚聾瞽雞鳴犬吠不能有情爲之也雖顏孔之際相去一分而不能有情得之也是以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未釋然又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無情則木石而已惡乎稱人莊子曰子之所謂情

者有好有惡也所謂無情必如木石而後可也吾所謂無情者非木石之謂也未嘗不用好惡而未嘗用好惡也天下有自然從其自然者應之則好非吾好好無所好惡非吾惡惡無所惡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求多於生分之外以益生此吾所謂無情也所惡於情者爲其益生也惠子又未明生之自生難曰人生幾何所以不死者日益耳不益生而有其身將安能哉莊子曰吾固告汝矣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久矣任之則身存矣生無待於益也有好惡之

情非惟無以益生而反害生故又曰無以好惡內傷其身生又不可以有益也今子不然內蕩其神而不存外勞其精而不休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几而瞑惜乎道與汝貌天與汝形不以聰明才辨爲窮理盡性之資而特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與天下之辨者爲怪也悲夫